

蔣公逝世二週年感言

孫亞夫

一位執政半個世紀的偉人，辭世已及兩年，各項文化、政治、經濟等秩序與建設，依然如其生前那樣循着計劃做去；擋住了國際政治的暗流，和國際經濟的蕭條；這不能不佩仰先總統蔣公的生前決策和人格映印着人心。我們雖然突破兩年來的危機，但國際上紛亂依然未進入常時的軌道，人心還是在浮動着；政治家們的因循和翻弄名詞，短期內很難打開僵局。從這一點看來，先總統蔣公對阻遏共產橫流和進一步提倡人倫文化，回復人性之和平與美好的德性，這種遠識方可稱為根治世界和平的至計！辛亥革命的成功，國體變為民主共和，究其實質仍無異專制王朝。軍閥的割據，官僚的因循，那顧到「政教修明」；加之天災頻仍，匪盜橫行，人民既不能聊生，外敵自任意侵凌。在國基動搖之際，憑少數人的振奮，欲圖強亦難以施其計。所以多災多難的中華民國患先天缺陷病，和後天衰弱症，一般大夫殊不易使出根治之藥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某些求急功的西化人士，沒有認清中國文化的本質，祇知學西方的皮毛而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兩個口號。舊的優良傳統和道德被剷除，而新的道德和文化並未建立起來；中國人便在盲從和混亂中度着自以為是或妄標歧異中混日子過；那有人性和理性的生活存在！適逢其時，蘇聯略施糖衣政策，迷惑了中國的文人，一窩風似的以崇尚左傾為時髦，忘却固有歷史文化而一味的「生吞活剝」去模稜，不加慎思地錯認了救國圖強的目標。此風既張，形成一股巨大橫流，脆弱的書生，終於被騙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赤魔土朝下無以施其計，所以大陸沉淪之速，士大夫們也應負相當責任。

十七年我國統一完成之後，日本軍閥深恐中華民國的强大，田中義一的奏摺說明要作積極侵華，防止中國統一後的幅輿。自「九一八」事變到

「八一三」淞滬之戰，前後六年期間助長了中共的勢力擴張。白色帝國主義具政治與經濟野心，但不若赤色帝國主義從文化與道德上作連根拔起的消除。蔣公深明此點，一面積極準備火力，一面談判爭取時間。當七七事變起後，還命許世英大使返任，和日本老成政治家剖析兩國交兵的後果；渠曾親擬電報三通，詢問交涉情形；終以元老派和軍方的海相米內光政等無能為力，陸軍少壯派氣焰逼人太甚。和平既到絕望時期，則我方祇有應戰，作殊死的掙扎戰。假定當時日本軍閥稍明共黨陰謀，不將偽滿洲國列入日華反共協定，則延安殘餘共匪早經消滅。是故我常說道沒有日本軍閥的侵略，則中國共產黨的殘餘即早被消滅；而我五千年歷史與文化亦不至遭此厄運。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的美國海軍被日本空軍突襲，八隻主力艦被炸毀了七艘半。同時新加坡的英海軍兩艘主力艦亦被炸沉，迫得英美對日宣戰。稍後，中華民國被列入四強之一，可是國際共產黨乘機而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人暗中作梗。史迪威將軍之後，繼以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大使等均被中共的偽裝所迷惑，一味地信其為土地改革者，蔣公雖在黨內斡旋政協憲章的接受，可是馬歇爾等仍認為不夠民主，弄得美國朝野對蔣公的厭惡。我當時向美國人士解釋，馬歇爾等上了周恩來的苦肉計之鉤，如果美國不能從共產黨本質上去研究，終必斷送中華民國，進而使這個地球分割為兩個「意識形態」；最後民主世界必遭大禍。可是美國人士中毒太深，反責備我們政府裏多是「頑固分子」，不能真實地推行民主憲政。從這一點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伎倆和我方宣傳方式確成為一個對比，這種人為的失敗，迄今仍應有徹底檢討的必要。

自鴉片戰爭以後，美國政界人士認定中國在亞洲的重要性，不斷地和

積極地在培植中國人才，期望中國成爲亞洲的一個安定和民主力量。中共的宣傳，僞裝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加上利用美國的同路人，於是使國民政府的地位在美國人心目中發生一種反感。更有一批政客，如拉鐵摩爾（Latimore）等，實際上爲中共做工作，而表面上還向國民政府官吏，如鮑式輝等，在美索取津貼。總之，國民政府遭受了有計劃的陰謀賣弄，在內政上、外交上處處痛遭挫折，民心也就盲目的隨着左傾風飄動了。

馬歇爾以特使身份來華，促成政治協商會議早開，和政協憲章的完成。但他不明共產黨的伎倆，在「軍調三人小組」方面，處處受周恩來的苦肉計，使國軍士氣受挫，故我政府在軍事上失敗，馬歇爾要負最大責任。更有甚者，一九四七年元月八號馬歇爾離華任美國國務卿時，發表的一篇宣言，一面倒式的爲中共幫腔。這篇宣言，中共利用廣播和曲解，動搖了很多知識份子特別是教育界人士的信心。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巴黎舉行五強外長會議，美國共和黨派杜勒斯爲馬歇爾國務卿代表團顧問，我方外交人員與杜勒斯的往還，被中共滲入在我國代表團分子蓄意造謠，謂我干涉選舉和密助共和黨競選經費。於是挑動了馬歇爾國務卿的心弦，認爲我國干涉美國內政。他在一怒之下，便電令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喀波特（Cabot）聯絡中國各方人士推翻蔣總統。加之，當時軍事和財政上困擾，青年學子亦被掀起，形成一股倒蔣的洪流。據喀波特當時奉命的計劃，要國共「劃江而治」，大江之南由各方人士推李濟出面主政，美國對軍經方面重行援助。同時馬歇爾返華盛頓之後，又發動國會議員發言。蔣先生如不下野，即對國民政府撤消承認；當一九四九年元月三號美國會復會時，公開在國會提議。這時黃紹竑、張良等代表李濟奔走各方甚力，華中的實力派白崇禧、程潛等亦鄧公開響應。可是，中共確實棋高一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便將李濟從香港拖走，專輪送他到東北轉佳木斯休息。馬歇爾的如意算盤也告失敗。惟其時民心已變，士氣沮喪，蔣先生也許未得到如上的情報，便於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在南京軍校官邸約集我們朝野人士表示下野。我當時很想提出馬歇爾的策略，然見大勢已去，亦祇有勸蔣先生再觀其變，然蔣公意志已定，誰也無法挽回了。

回憶徐州會戰失敗，中共曾在石家莊舉行高階層軍事會議，檢討結果

認爲仍須堅苦作戰三年，才可推翻我中央政府。然不到十個月便如秋風掃落葉般佔據大陸。此乃由於蔣公下野之失去重心，而馬歇爾之正面策劃與干涉我國內政，是爲我政府退出大陸之真正原因。中共爲五千年中華文化之罪人，而使中共加速成爲罪人者實乃馬歇爾國務卿的開意氣啊！

我讀蔣公傳記，深感其一生爲國的艱苦奮鬥與忍辱負重精神和毅力，堪爲謀國者之師。然渠先後受日美蘇聯之明傷暗害，在中外史蹟無與比擬。今值逝世兩周年，在景仰哀念之餘，略述一二，使國人了然大陸沉淪之歷史因素，并作近代史家之參考。

九年國民教育

司 琦 編 著

定價三〇〇元

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爲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本書依其發展過程，分爲實施之背景、經過及檢討三個階段加以敘述。在正文之前，恭錄故總統蔣公對於九年國民教育的訓示；在本文之後，附錄九年國民教育的重要文獻。

全書共計三篇廿一章，凡九年國民教育實施背景、規劃、立法、經費籌措、學區劃分、校舍建築、課程、教材、師資、以及金馬地區實施情形，俱因作者皆負責實際責任，而有深刻而親身的體認。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